



說故事的人，都是天生的。

在讀過《不如跳舞》這個集

子後，我更堅定了這個執念。

記得有一天課後，金花對



我說，她寫了一個香港的故事集。老實說，我聽後沒太放在心上，或許潛意識中的另一個聲音掩蓋了她的話。我一向認為，文學是有根的植物，所有

卓絕的書寫都是建立在生活的土壤上，是一種人生經驗開出來的花朵、結出來的果實。我知道金花客居香港沒幾年，自然暗生疑問：

她寫的香港故事會有多少在地意識與

經驗？畢竟，我看過太多跟此城不搭調的「香港故事」。不過，一看到她的文字，所有的疑慮瞬間消失，代之而來的是驚喜，我訝異於她的出手不凡：她寫出了一部不一樣的香港傳奇！

說到傳奇，自然會想到張愛玲。這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才女，到香港讀大學，因遇到戰火而中斷學業，回到上海便寫出了一部關於香港的《傳奇》。那是一部現代都市人生的傳奇，揭示世態的炎涼、人生的倉皇，一問世就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個座標。這之後，香港的故事人相繼登場，講出各自的人間故事，黃谷柳、侶倫、舒巷城、劉以鬯、西西、亦舒、李碧華、黃碧雲等等，都有他們自己的都市傳

奇。而今天，來自中國內地的尹金花（巧

的是筆名也是西西），同樣寫出了這個都

市鮮為人知的故事。

她以自己寄居的鐵皮屋社區為基點，

展開紀實書寫，揭示都市暗角的真實景象，讓人看到一群卑微小人物的蒼涼人生。這些故事中的人物，各有不堪審視的人生履歷與隱情。《烏溪沙有什麼》的女子小北，為了一張香港身份證而假結婚，最後才知道原來所嫁之人是情夫的父親。《智齒》中的「叔父」本是有家屋的人，因與一個戴金絲眼鏡的斯文港男廝磨，東窗事發，離鄉背井三十年，終老於鐵皮屋。《樹上是麻雀還是烏鵲》中的阿芳，一個來自四川的女子，在東莞打工，嫁給一個老鄉，那個混賬男人一身臭毛病，還把梅毒傳給她。男人死後，婆家罵她害死兒子，往她頭上扣屎帽。她後來跟了一個開魚檔的香港男人，將他的一雙兒女當親生的疼。男人因割魚染菌身亡，她打電話給一對遠在英國的兒女，終意識到彼此的疏離。《閉上你的眼睛》中的顧曼楨離婚後為了照顧女兒，沒有出去工作，學做代購走水貨，因一場新冠疫情而斷了生計，做起「倉管員」。這是一份見不得光的工作，上船要關手機上交，還要戴黑色眼罩，因為「忘記自己上的哪條船，才有錢賺」。有一晚被警察快艇追緝，經歷了一次風口浪尖的逃跑。經歷很魔幻，只有拿